

屈樓志

清
庚嶺勞人·著



厝 楼 志

〔清〕庚岭劳人·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晋新登字 6 号

厦 楼 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湖北文字 603 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11千字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0册

*

ISBN 7-203-02537-3

G·1027 定价: 5.88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曾长期被尘封湮没的清代优秀小说，描写了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年轻有为，漠视功名，继承父业，锐意经商，成为我国早期商业买办资本经营的开拓者，同时还描写了他的恋爱、婚姻及与众多少女、少妇的调情、厮混，成功地刻划了中国小说史上不曾有过的崭新的艺术形象，展现了二百年前广东岭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世态、人情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人情味。

小说师承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的艺术表现手法，文笔清丽细腻，情节丰富生动，结构严谨完整，人物性格鲜明独特，富有艺术魅力，是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之后一部少有的佳作。

蜃楼志小说序

小说者何？别乎大言言之也。一言乎小，则凡天经地义、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、宋儒之正诚心意，概勿讲焉。一言乎说，则凡迂、固之瑰玮博丽，子云、相如之异曲同工，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，《宗经》、《原道》、《辩骚》之异制，概勿道焉。其事为家人父子、日用饮食、往来酬酢之细故，是以谓之小；其辞为一方一隅、男女琐碎之闲谈，是以谓之说。然则，最浅易最明白者，乃小说正宗也。世之小说家多矣，谈神仙者，荒渺无稽；谈鬼怪者，杳冥罔据；言兵者，动关国体；言情者，污秽闺房；言果报者，落于窠臼。枝生格外，多有意于刺讥；笔难转关，半乞灵于仙佛。大雅犹多隙漏，复何讥于自《邠》以下乎。劳人生长粤东，熟悉琐事，所撰《蜃楼志》一书，不过本地风光，绝非空中楼阁也。其书言情而不伤雅，言兵而不病民，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，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，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。说虽小乎，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。

罗浮居士漫题

目 录

第 一 回	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	1
第 二 回	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	13
第 三 回	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	24
第 四 回	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	36
第 五 回	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	51
第 六 回	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	64
第 七 回	希宠荣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缯	78
第 八 回	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	91
第 九 回	焚夙券儿能干盍 假神咒僧忽宣淫	105

第 十 回	吕又達饭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	117
第 十 一 回	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	130
第 十 二 回	闻兄死图围腾身 趁客投阁黎获宝	142
第 十 三 回	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	154
第 十 四 回	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	167
第 十 五 回	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	180
第 十 六 回	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	193
第 十 七 回	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	208
第 十 八 回	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	222
第 十 九 回	花灯娃孽障 甥馆笔生涯	235
第 二 十 回	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	248
第二十一回	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	260

第二十二回	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	271
第二十三回	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	281
第二十四回	香粉吟成掷地声 坝麓唱彻朝天乐	292
校点后记		392

第一回

拥资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

诗曰：

提襟露肘兴阑珊，百折江湖一野鵞。

傲骨尚能强健在，弱翎应是倦飞还。

春事暮，夕阳残，云心漠漠水心闲。

凭将落魄生花笔，触破人间名利关。

坐井不可观天，夏虫难与言冰，见未广者识不超也。裸民销雾縠为太华，邻女憎西施之巧笑，愧于心者妬于面也。天下如此其大，古今如此其远，怪怪奇奇何所不有。况男女居室之私，一日一夜，盈亿盈兆，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。宵小窃发之端，由汉迄宋蜂生蚁附，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。试思：采兰赠芍，具列《风》诗；辛螫飞虫，何伤圣治，奚必缄口不言，而自博君子之名，使后人无所征信乎！

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，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，听凭行家报税，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，是粤中绝大的生

意。一人姓苏名万魁，号占村，口齿利便，人才出众，当了商总，竟成了绝顶的富翁。正妻毛氏无出。一子名芳字吉士，乳名笑官，年才十四，侧室花氏所生。次妾胡氏生女阿珠、阿美，还未字人。他有五十往外年纪，捐纳从五品职衔，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，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，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，都要田房货物抵押，五月为满，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，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。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，也绝不介意。

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，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，仔细一看：

监督粤海关税赫为晓谕事：

照得海关贸易，内商涌集，外舶纷来，原以上筹国课，下济民生也。詎有商人苏万魁等，蠹国肥家，瞒官舞弊。欺鬼子之言语不通，货物则混行评价；度内商之客居不久，买卖则任意刁难。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，用银则纹贱番昂，一切羡余都归私橐。本关部访闻既确，尔诸商罪恶难逃。但不教而诛，恐伤好生之德，旬自新有路，庶开赎罪之端。尚各心回，毋徒脐噬。特谕。

万魁心中一吓，暗地思量打点，不防赫公示谕后，即禀差郑忠、李信，将各洋商拘集班房，一连两日并不发放。

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，向来见督抚司道，不过打千请

安，垂手侍立，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，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，都十分礼貌，今日拘留班房，虽不同囚徒一般，却也与官犯无二。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内中一个盛伯时道：“大人票拘我等，料是凶多吉少。”一个李汉臣道：“告示本来利害，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。”一个潘麻子道：“舍亲在抚台处办折奏，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极好。”只有苏万魁道：“这赫大人乍到此间，与抚台并无瓜葛，如何便可说情？据弟愚见，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，但当直上黄金殿，不必作曲折耳。”众商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万魁道：“前日告示上有‘开赎罪之端’一句，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。”众商道：“大哥明见！只是要打点他，怕不是数万金，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。”万魁道：“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，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，凭兄酌量就是。”

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，号致甫，三十内外年纪，七尺上下身材，为人既爱银钱，又贪酒色。夫人黄氏，工部侍郎名琮次女。侍妾十余辈。生女八人，还未有子。因慕粤东富艳，讨差监税，挈眷南来。这一日，拘集洋商想他打干。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，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：“我的意思你们懂么？”进才道：“小的怎不晓得，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，有些颞预。小的们先透一个风，他们如不懂事，还要给他一个利害。”赫公点头道：“且去办着。”

进才退出门房，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：“你到班房说，晚堂要审洋商一案，看他们有何说话？”杜宠应声出去。大堂上

许多差役问道：“二爷，何事？”杜宠说：“不消你们伺候，咱自到一处去。”众差役暗暗诧异。

那些洋商正在班房纳闷，只见上边走下一个窄襟小袖、眉清目秀的小爷来，一齐迎上前，问道：“爷贵步到这里有何台谕？”那杜宠全然不理，单说：“大人分付，今晚带齐洋商听审，大班人役不要误了。”两边班房齐声答应。杜宠慢慢转身，只见一个软翅巾的人上前挽手道：“二爷何不到外边少坐”那杜宠将他一瞧，说：“尊驾是谁？咱还要回大爷的话，好吃早膳，那有功夫闲坐。”这万魁听他的口风已知是跟门上的二爷了，即向身边解下洋表一看，说道：“听见大人里面已时早饭，此刻似乎尚早。”这杜宠见他拿着表，便道：“借我一看。”万魁双手递过，杜宠仔细把玩：

形如鹅卵，中分十二干支；外罩玻璃，配就四时节气。白玉边细巧镶成；黄金链玲珑穿就。果是西洋佳制，管教小伙垂涎。

原来京里人有个毛病：口气最大，眼光最小。杜宠一见此物，赞不绝口。万魁连忙道：“时刻尚准，二爷不嫌，即当奉送。”那杜宠乜斜一双俏眼，带笑问道：“爷上姓？”万魁说：“贱姓苏。还没请教二爷高姓？”杜宠道：“咱姓杜。苏爷，咱们初交，怎么就好叨惠？”万魁道：“些微算什么！弟辈仰仗二爷之处甚多，且请外边一谈。”那杜宠方才同到福德祠一间空房坐下。万魁道：“前日大人莅任，一切俱照例遵办，未审

缘何开罪管押班房，望二爷示知，酬情决不敢草草！”杜宠道：“我也不甚晓得。昨日大爷从上面下来，同几个爷们说，老爷出京用的银子太多了，现今那一家有人坐牢，须要设法张罗。看起来，无非要措办几两银子的意思。”万魁道：“洋行生意不比以前，敢烦二爷转达包大爷，我们凑足五万银子呈缴爷们；二爷的在外，何如？”说毕便打一恭。杜宠拉着手道：“苏爷，像你这样好人，再没有不替你商量的，只是此数怕不济事，咱且回了大爷再说。”拱一拱手别去。这万魁回班房对众人说：“看来此事不难了结，只是难为银子些。”众人道：“全亏大哥见景生情，兄弟叨庇不浅。只是要用几多银子，必须上紧取了银票来。”万魁道：“且等了回信再去取银票未迟，先叫叶兴在关部衙门前铺中借金花边五十元应用。”叶兴去了。

那杜宠跨进宅门，包进才正同一班人门房看牌。这小子打个照会，进才踱到三堂左厢站定，杜宠禀道：“小的到班房将大爷的话传出，这些商人着实害怕，一个姓苏的再四央及小的，情愿进奉花银；小的问他数目，他说五万两，爷们的礼在外。”进才道：“叫他们不要做梦，这事办起来，一个个要问杖徒。五万银子？好不见世面！不要睬他。”说毕径走上去。杜宠忙到班房，低声告诉万魁道：“这事没有影响哩！大爷说，你们问罪都在杖徒以上，这五万银子送爷们还不够，怎么说呈缴大人？咱如今只好告别了。”那万魁连忙袖了金花边三十元，递与杜宠道：“小意思儿，给二爷买果子吃，千万周全为妙！”杜宠道：“咱效力不周，如何当得厚赐。”万魁道：

“事后还要补情。”

这杜宠袖着辞去，一路走着，想道：“怪不得人家要跟关差！我不意中发个小财，只是要替他出点力才好。”一头想，走入门房。进才坐在一张躺椅上，杜宠打一千，道：“敢求大爷，这些商人叫他添些银子，千万替他挽回了罢。”进才睁着眼道：“老爷着实生气，还不快去打听。”这杜宠悄悄的走上三堂左厢，转至西书厅，只见跟班们坐的、立的，都在门外伺候。这杜宠笑嘻嘻的问道：“老爷可在书房么？”原来杜宠是十七八岁的小子，十分乖巧，是进才的弄童，除进才外毫不与人沾染，这些人都叫他“杜一鸟”。这日上来打听，一个卜良走来搂住说道：“一鸟官，老爷正在这里唤你。”杜宠道：“老爷从不唤我的。”卜良道：“任鼎在书房中干事，嫌他这半日吸不出精，教你去补数。”杜宠笑道：“好爷，不要要，停一会书房无事了，给我一个信，好叫大爷禀话。”卜良还要燥脾，众人道：“不要混他，老包要作酸的。”这杜宠一溜烟走了。

却说老赫这日午后在小妾品娃房内吃烧酒、尝鲜荔枝。吃得高兴，狂荡了一会，踱至西书厅，任鼎走上递茶，老赫见这孩子是杭州人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很标致，叫他把门掩了，登榻捶腿。这孩子捏着美人拳，蹲在榻上一轻一重的捶。老赫酒兴正浓，厥物陡起，叫他把衣服脱下。这任鼎明晓得要此道了，心上却很巴结，掩着口笑道：“小的不敢。”老赫道：“使得。”将他纱裤扯下，叫他掉转身子。这任鼎咬紧牙关任其舞弄，弄毕下榻，一声“啊呀！”几乎跌倒，哀告道：“里面已经裂开，疼得要死。”老赫笑道：“不妨，一会就好了。”任鼎扶

着桌子站了一站，方去开门拿洋攒镀金铜盆。走下廊檐，众人都对他扮鬼脸。这孩子满面红晕，一摆两摆的走出，叫茶房拿了热水自己送上，栏干外取进洋布手巾。老赫净了手，坐在躺椅上。这卜良招呼进才回话。老赫问所办若何，进才禀道：“这商人们很不懂事，拿着五万银子要求开释。小的想，京里来的人，须给他三十几万两饥荒才打得开；这商人们银子横竖是哄骗洋鬼子的，就多使唤他几两也不为过，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。”老赫道：“很是。晚上我审问他们。”进才声喏而出。

先前，杜宠在窗外窃听十分明白，即忙取出随身纸笔，暗写一信叫人送出。一会儿，进才到了门房，杜宠替他卸下衣服坐定，唤值日头役分付：“大人今晚审问商人。”这头役传话出去。万魁等已先接了杜宠的字，大家全无主意，说道：“公项中银子不过十余万，依着里边的意思，还差两三倍，如何设措方好？”只见郑忠、李信二人来，道：“今日晚堂要审。”万魁道：“只怕我们还要吃亏，全仗二位同朋友们左右照应！”郑忠说：“有我们兄弟在此，但请放心。”万魁叹口气道：“向来各位大人如何看待商人，今日出尽丑了！”李信道：“看来要多跪一刻，断没有难为的事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吹打热闹，许多人拥进来，慌得众商人顶冠束带，跟到穿堂伺候。这关部怎生排场：

旗竿两处，“粤海关”三字漾入青云；画戟中间，石狮子一双碾成白玉。栅栏上挂着“禁止喧哗、锁拿闲

人”之牌；头门口张着“严拿漏税、追比饷余”之示。大堂高耸，四边飞阁流霞；暖阁深沉，一幅红罗结彩。扑通通放了三声大炮；乌森森坐出一位关差。

吆喝一巡，赫公早已升座，分付将洋商带上。只见一个号房拿着衙帖禀道：“广粮厅申大老爷拜会。轿子已进辕门了。”这赫公将衙帖一看，道：“原来师傅来了。”即叫带过一边，快开中门迎接。这赫公慢慢踱下暖阁，申公已从仪门下轿进来了。赫公站在滴水檐下，申公趋步上前打恭，赫公揖道：“又劳师傅贵步。”申公道：“前日早该拜贺，勿怪来迟。”赫公道：“学生还没有登堂。”二人一头说，走进西书房去了。约有一个时辰方才送出，赫公又面约：“明日候教。”申公应许，就在大堂滴水檐前上轿而去。

看官听说：这赫公是个世袭勋衔。现任监督广粮厅，虽与关差不相统属，究竟官职稍悬；况赫公大刺刺的性子，督抚三司都不放在眼里，今日见了申公，如何这般歉抑？原来这申公讳晋，号象轩，江南松江人氏。当年在京师教读，赫公从学三年。后来申公中了进士，选入翰林，赫公袭职锦衣卫，待师傅最为有礼。这申公与宰执大臣不合，京察年分，票旨外用，改铨了广西思恩府烟瘴苦缺，推升陝汝兵备道。后因公错，部议降调，应得同知，却又是这个宰执告诉部中，凡是府佐俱可补用，于是径补通判。今日晋谒海关，也算天末故人，忽焉聚首。

赫公送客后回至二堂，叫带商人上来。两边吆喝一声，

按次点名，一齐跪下。向来洋商见关部，一跪三叩首，起来侍立。此刻要算访犯，只磕了三个头，跪着不敢起立。赫公问道：“你们共是几人办事？”万魁禀道：“商人们共十三家办理，总局是商人苏某。”赫公说：“我访得你们上漏国课下害商民，难道是假的么！”万魁禀道：“外洋货物都遵例报明上税，定价发卖，商人们再不敢有一点私弊。”赫公冷笑道：“很晓得你有百万家财，不是愚弄洋船、欺骗商贾、走漏国税，是那里来的？”万魁道：“商人办理洋货一十七年，都有出入印簿可查，商人也并无百万家资，求大人恩鉴。”赫公把虎威一拍，道：“好一个利口的东西！本关部访闻已实，你还要强辩么？掌嘴！”两边答应一声，有四五个人走来动手。万魁发了急，喊道：“商人是个职员，求大人恩典。”赫公喝道：“我那管你〔职圆〕职扁！着实打！”两边一五一十孝敬了二十下。众商都替他告饶。赫公道：“我先打他一个总理，你们也太不懂事，我都要重办的！”分付行牌，将一伙商人发下南海县从重详办。又骂郑忠、李信道：“这些访犯理该锁押，你两个奴才得贿舞弊，如何使得！”三枝签丢下，每人赏了头号十五板，另换茹虎、毕加二人管押，即便退堂。

众人走出宅门，仍旧到了班房，各家子侄都来问候，万魁含羞不语。这茹、毕二人拿着几根链条走来，说道：“众位大爷，不是我们糟蹋你，大人钧语是大家听见的，只好得罪，将来到府赔不是罢。”众商个个惶恐。早有书房宋仁远、号房吕得心走来说道：“大人这样分付，也是瞒上不瞒下的，你们何苦如此。”茹虎道：“郑、李二位是个样子，倘若上面得知，